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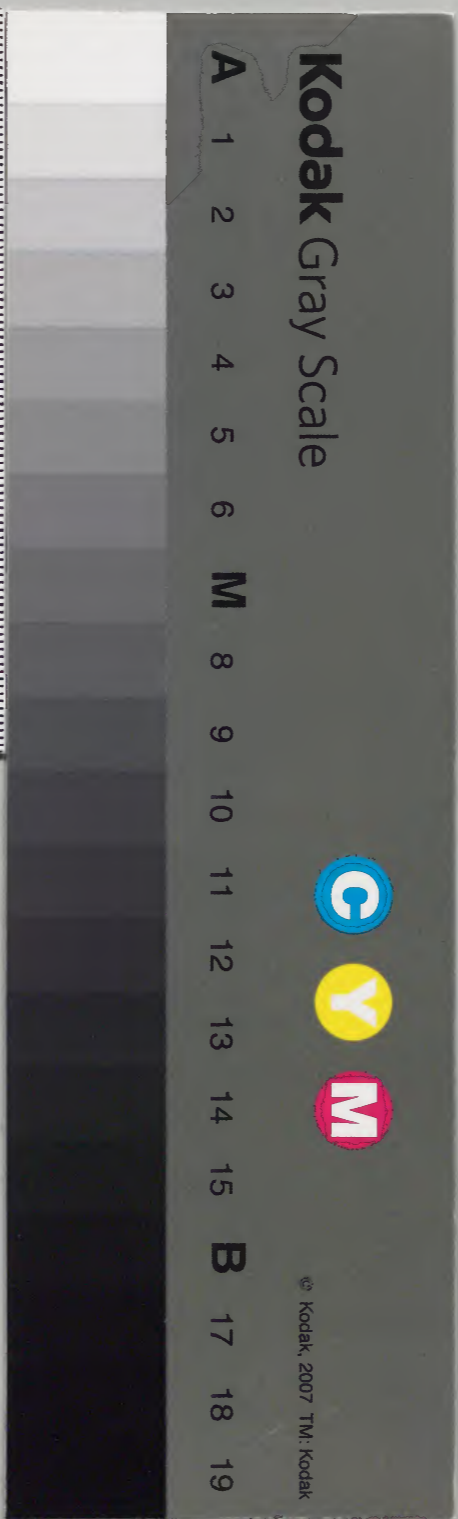
逸史

申

			八		和 書 門
		一	七		
一	一	八	二		
三	四	八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一			八	和 書
五			七	
函	一		二	
九	三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8728
冊數	13 (10)
函號	150 36



能登守信吉
圖書印

能登守信吉
圖書印

逸史卷之九

奠陰逸史氏同關子 撰

慶長五年庚子
至六年辛丑

○凡二年

五年庚子春正月上杉氏使藤田信吉如大阪賀正
大君召信吉勗景勝西上厚賜遣之信吉反命每有
軍議輒固諫直江兼續忿欲殺之三月信吉盡室來
奔東事乃發覺大君令增田長盛大谷吉隆喻會
津西上辭以疾又令二子讓石田三成完繕辭以諸
侯常事先是與羽上毛土寇競起諸藩執訊皆言會
津所誘於是東陔送其生口移檄以上變者麇至

逸史

○五年

衷惠堂

大君猶欲圖無事乃遣伊奈圖書如會津趣西上且詰其異謀景勝嘯嗾推托反疏大君背盟十罪僧承兌與直江兼續善夏四月大君使承兌書於兼續委曲開諭兼續極嫚辭答之五月大君獲書志曰是黃門之為已我年垂六十未嘗觀咆哮無禮若此書者遂決東征令諸道治兵以七月會江戸三成陽請從大君辭焉是月大君遷前田氏質于江戸六月六日以養女配黑田甲斐守長政實保科彈正忠正直如大君出十一日纂嚴處分大君與世子白白川口妹氏出佐竹氏自仙道伊達氏自信夫最上氏自米澤口前

正吉或作政信

左京大夫政宗

田氏自津川四方刻期同進以佐野肥後守正吉為西城留守伊達政宗時在大阪以其封與會津犬才相接見大君請先之國大君許之且曰會津強大慎勿輕戰政宗謝曰敢不唯命是從然事有機會亦不可失矣大君哂曰余得了情是托自衛欲以啓疆耳抑事平則自當裂地行賞不待力爭也政宗亦笑顧坐曰慶典在於杉虜禽滅之後渠即舉國而降是空手出寶山也不如迨今寸剔尺割以為茶燕之資大君仍深戒持重而遣之最上義光掘秀治等東北諸侯亦相次先發十五日孺子秀賴造西城

津少將兼出羽守
義光
左衛門督秀治

鳥居彦右衛門

内藤次衛門

逸史 卷之九

祖道十六日 大君出師抵伏水命鳥居元忠留守
 松平近正内藤家長松平家忠副之元忠老且病足
 堂上賜杖十七日夕焉 大君因勞之元忠拜曰東
 征重事一夫在所益家長家忠請皆從行留務臣與
 近正而足 大君曰人心動搖時變難測四子我尚
 嫌其少乃以為冗何哉答曰主公既東而中原無虞
 二人亦優矣萬一畿甸難作此城當衝孤立無援臣
 有死而已矣乃在圍城內者倍亦殲焉徒小殲焉多
 寘人以遺敵獲無為也 大君壯之且曰我幼而寓
 於駿也若年十二自參來侍也今老且病乎遂留而

語至夜半元忠辭曰駕當星發請少就寢畿甸如有
 事臣得見焉今日耳將起足益癢 大君命左右扶
 而出目送獻欷久之

逸史氏曰懿哉君臣相與之厚也其孚誠相感與豐
 太閤威力駕馭之方不亦異乎元忠審勢而量敵
 大君擇器而善任咸可嘉尚焉抑元忠既決志于死
 而雍容如此可不謂偉丈夫邪

十八日大旆遂東大津城主京極參議高次豐孺子
 姨夫而與我世子為友婿素暱於 大君迎而享之
 見夫人及松臺氏又見群臣 大君嘉其得上也以

參議非若狹守

見字皆賢偏反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三

襄惠堂

兼丹後守高知

式部大輔一氏
彦右衛門尉一榮

伯耆守忠

上野介成實政宗
叔父

片倉小十郎

其弟侍從高知行沿道諸侯傾心供具其及水口也
城主長東正家供帳甚盛或言於大君曰大藏將
為不利大君辭享夜婦人輿而過之正家大驚追
至椎山請罪大君溫言遣之及駿府也城主中村
一氏享之初一氏以篤疾辭行請令弟一榮從焉
大君心疑之辭享固請而入一氏昇疾而出拜氣息
奄奄大君攬涕曰信也以一榮去一氏尋卒于忠
一嗣大崎老伊達成實片倉景綱遙受政宗命將兵
侵會津戰不利而罷秋七月二日大君來歸侯伯
應期而會者白餘人七日大君命大饗之以西土

治部省官禮部

侯伯不愆期而至其亦勞矣且休上馬者累日從我
先鋒而發我亦繼往直人會津但前軍交鋒必胥後
令因布軍令曰毋鹵掠毋蹂稼毋縱火毋強買毋私
謀毋越伍毋風馬毋滅長秘毋混輜重毋競津梁毋
取捷徑毋顯徒次舍毋違護軍節度或不用命邦有
常刑罔有攸赦大谷吉隆自敦賀前率兵會師至垂
井濃石田三成使人邀之告以反謀吉隆謂使者曰
內府威力孰能當者禮部有是謀盍要之於路與長
束夾擊其不意今既東矣是虎還山也禮部才有餘
而忌刻自用衆心不歸若傾心推毛利浮田及東方

龜

卷之九

○五年

○四

長

兵結長驅乘其後。或可僥倖。但內府聞變之日。必捨會津而過來。則大事去矣。是禍孺子也。我且止之。乃適佐和山。反覆言之。弗聽。不懌而出。徂並井。三日。使者三反。亦弗聽。吉隆憮然曰。我與禮部並肩事豐氏。彼既告密謀。見其不濟而棄之心。不忍也。乃復如佐和三成。大喜。邀長束正家。定議會。安藝中納言輝元遣吉川廣家及僧惠瓊將兵而東。廣家抵大阪。遣惠瓊言三成告反。謀令歸。藝示以翊戴之意。惠瓊還大阪。告甲斐守秀元。強而後可。乃馳入報曰。是我公龍摠之秋。請旦日興師來大阪。中納言輝元欣

駿河守廣家
安國寺惠瓊

然投袂而起。將兵四萬。即發。

逸史氏以藝是舉。為無謀。曰。黃門氏忘賢叔遺誠信。姦夫簧言。甘為戊首。爭衡於中原。卒以貽異日衰弱之殃。當是時。保守四境。修其政刑。審天下之變。以決去就。則十國之封。孰加脔削。豈不惜乎。惠瓊言。誤國之罪。亦有不容誅者。書云。佗佗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諷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可為藝之明鑒矣。

十日。三成及吉隆正家。如大阪。與增田長盛等合議罪狀。大君鍛煉誣飾。曰。欺我幼君。強取伏水城。遂

我高臺擅居大阪西城。妄疑前田氏而私收其質。上杉氏無罪而勞師遠伐。及他零細共十餘條。矯孺子命。騰書西諸侯。抑留西兵。欲會東征者。遂舉兵反。逸史氏曰。傳有之。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譖回讒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予還觀三成。其為窮奇也多矣。其可以投四裔禦魑魅也久矣。西土侯氏是崇是信。卒以共禍敗。悲夫。

安藝中納言至大阪。三成等推為盟主。備前中納言秀家筑前中納言秀秋。薩摩參議義弘。左近將監宗。茂攝津守行長等。大小諸侯四十餘名。前後會大阪。

家定原姓杉原。太閤賜族木下。食額路二萬五千石。任肥後守。

益募兵。各路步騎總計五萬。一時舉國聽命者三十。六國黃門秀秋。高臺氏內兄。姬路城主木下家定之子也。太閤時。淀妃專寵。及生孺子。勢傾中外。高妃居適而無子。亦無威。嘗子養秀秋。尋承筑侯隆景後。頗有威望。高妃倚重焉。孺子之立也。列侯群臣。益崇戴淀妃。而大君獨盡禮於高妃。奉給甚厚。高妃淡德之。及會津難作。遙勗秀秋曰。慎勿負源內府內府。若為孺子不利。不可不以死護焉。然其寬仁。必無此舉。姦臣或托孺子以生事。非所可聽。秀秋諾之。及東征。纂嚴大阪。檄至黑田如水。喻令歸順。山岡景友亦

左馬允家盛
池田夫人源氏大
君女
栗山備中
母里太兵衛
黑田夫人源氏大
君養女實保村正
直女
加藤夫人源氏大

招之秀秋聽命首因景友納款陽與賊合既至大阪
三成猜其舉止心害之以其為太閤養子也不能制
焉乃議囑以大柄使謂之曰孺子幼冲仰輔於親藩
自今至其十五歲事皆決公處分秀秋佯喜聽之時
列侯孥大率在大阪各邸三成建議收質諸城中池
田輝政妹夫三田津城主山崎家盛在賊中心懷歸
順聞其議竊為輝政取其夫人源氏及其二子逸之
黑田長政留守栗山利安母里友信奉太夫人及夫
人源氏微服而出單舸歸豐加藤清正留守大木土
佐亦設詭計出夫人源氏歸肥三成乃使人圍細川

君養女實保村正
直女
前田氏實侯利長
妹

郎夫人明智氏俤子婦前田氏微服先遜曰人眾必
見物色我當別出已而圍合夫人傳令諸臣曰妾不
負孺子公敵兵即入慎勿與鬪遂命鎖門縱火自殺
守監小笠原勝齋河北石見外之三成懼停議夫人
光秀女也光秀之作難忠興絕昏出之則家既滅矣
夫人流落民間有年艱苦守節太閤嘉其志操諭忠
興復之輯睦如初列侯夫人之在阪郎者以歲時皆
入起居淀臺夫人羞父逆節輒托佗故未嘗入見知
其情者僉惑而美之及外舉世激賞其不係於世類
能變凶逆為義烈賊欲使黃門輝元居西城矯孺子

命諭我留守佐野正吉。十四日正吉潛出諸姬東之
自奔伏水。輝元乃徙西城。三成以兵勢既振。議進取
十五日使人喻伏水致城。增田長盛囑使者曰。爲我
謂鳥留守長盛受內府顧。又與子驪故致殷勤。今我
大兵北上有期。孤立之城。徒死無益也。城本豐家之
有。致焉而去。未足爲罪。時勢如此。子之效忠力。豈唯
今日。子若見聽。長盛當發兵護送。必保無佗虞。請審
思之。元忠答曰。寡君有命。不知其佗。大兵疾來。試我
鋒刃。使者再至。必斬之。遂私於使者曰。衛門不忌舊
誼。謹拜命之辱。城雖豐家之有。公議以托寡君。守則

木下勝俊、晚号長
嘯子、黃門秀秋兄、
原姓杉原、食若狹
五萬石。

寡君之命。微臣不敢隕也。抑衛門之憂。寡君以及元
忠心。竊有異焉。假使元忠有逃避之計。猶宜勗以節
義。曰。枕城以死。毋墜君命。今乃謂必廢其職。姑偷生
以爲後圖。非所望於我衛門也。使者反命。長盛憮然
隕涕。曰。惜夫。失一名臣。元忠遂勒諸將。定部署。兵厘
二千。若狹少將勝俊在城中心。持兩端。其父肥後守
家定在京師。夜奔投之。後及事平。勝俊坐此失侯。佐
野正吉見諸將請守。俾內藤家長辭曰。子既棄守
此。非其守也。且縱有功。恐不足以贖罪。正吉曰。我不
死於大阪。以諸姬也。今又見拒。我復何顏。寇至之日。

水野和泉守忠重

掘尾帶刀吉晴

我有一死已賞罰固無所施矣。眾壯而許之。及城被圍。正吉放大煩。誤受炸破而死。云十九日。大君命世子出師。是日盜殺刈谷侯忠重于池鯉府。參時忠重置酒焉。濱松侯吉晴在坐。倚柱而睡。盜併斫之。吉晴驚醒。擊殪之事。起倉猝。遠方傳為吉晴殺二人。大君弗憚。吉晴子信濃守忠氏時從世子。群臣請收之。世子止之。曰。吉晴忠良。必無是事。忠氏亦佳士。豈與惡乎。既而實報至。僉服世子之明。盜益三成。所發刺客利井重茂云。嘗與吉晴相識。遇之途。因得見忠重也。忠重子勝成從在軍。大君命馳歸承後撫眾。

弥八郎重茂一作秀盛又作秀望恐皆訛矣日向勝成

縫殿助重勝

守城初勝成少而勇悍不羈從軍屢有功已而得罪於父出匿京師忠重怒絕之勝成潛遊事西土侯伯殺人亡命者數四豐公薨之年間行反京師會伏水夜驚馳抵大君第請自效大君悅祿之喻忠重宥罪相見至此因有是命也京極宰相高次陰圖城守賊相謂曰宰相有媼於彼此而昵於彼向背未可知令人責任子高次將不聽諸大夫僉曰大津孤立難遽告絕乃出子熊質焉并西諸侯師攻伏水兵凡四萬備侯秀家為元帥松平家忠接戰不利賊遂合圍賊又遣兵二萬攻田邊丹後小野木重勝為上

將丹後侯忠興時從東征太公玄旨留而守田邊雲
人三刀谷孝智者豪武善鬪朝鮮役隸毛利氏有功
不見錄退而客居京師與玄旨善數如丹後賊欲以
為鄉導引以厚賞孝智陽許之屬其徒五百奔田邊
玄旨大說及賊至孝智邀擊覆之山下又夜斫賊營
玄旨亦麾眾助之多獲首級既而賊以竹盾薄城孝
智屢出健鬪賊兵益至玄旨與孝智以死自誓防禦
甚力賊作長圍守之時賊將谷衛友等多思歸順銃
輒不丸城兵少損傷衛友受國詩於玄旨故戰尤不
力後玄旨為懇請免罪云廿一日大君發江戸片

四日進次小山世子既抵鬱宮遣本多正信候駕
三河守秀康自結城來謁是日伏水使者間行至小
山上變大君夜召世子及親臣問計正信曰列侯
群帥皆真孳于大阪心必不固不若速班師悉罷外
兵闕函關以觀天下變眾多是之兵部直政離次日
姦豎作難自速殄滅志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主公
乘此機電擊而西天下不足定即狐疑不前區區守
東陬則臣請無復見焉拂衣而出秀康深贊其議且
曰會津勁敵宜留重將而西大君領之遣秀康邀
直政而畢議眾榮之詰旦傳令畢會諸侯從軍者于

小山令直政及中書忠勝宣西事曰三成奸謀非一日今矯孺子命熒惑阪西巨藩以舉大事意景勝亦必同謀不可不戮力東西芟夷但渠既藉口孺子而諸君皆真質焉豈可不為終始之圖歟其欲與三成者宜撤營而去我無所憾當令沿道驛食無匱之請熟圖之衆相視未言清洲侍從正則進曰事至于此誰顧妻帑正則以死從事黑田淺野細川池田等諸侯僉曰正則言是也一座翕然無復異辭大君悅賜酒食詢以東西方略衆咸主西討正則舉白拊長政膝曰以石田小西頭為下物無多日矣於是命封

邇畿甸者相次先發予正則驪馬以為先鋒輝政副之井伊直政本多忠勝護軍予德永壽昌駱馬以為鄉導和人柳生宗矩以良家子私從軍大君聞之命反鄉召募義勇以從事宗矩累世食邑于柳生和自豐太閤時失邑家居及事平錄其功列仕籍復舊邑後以善擊劍且多機智大見寵異得封侯任但馬守云左京大夫政宗歸國間一日率兵襲白石與苦戰拔之報捷于小山休兵三日欲轉攻梁川會霖雨逢隈川漲不得進大君使中澤主稅如白石告中原難且諭曰子之質既在大阪從今宜與我絕以助

石田是事情之當然請勿以反覆自累我亦不以芥
蒂也政宗搯腕曰逆豎何妄爾愚於內府公恩義素
厚今日奚以顧私壞名強之指心作誓主稅曰然則
請與群下審議之族三日計熟寡君別有旨政宗召
諸臣普告之僉曰唯命是從政宗乞別旨辭曰遽言
之必不見從故寡君戒以三日翼日政宗逼之曰戎
事倥偬一日不容曠我志已定請疾得旨主稅乃曰
寡君有命曰第速收兵慎勿與景勝爭衡也深溝高
壘坐觀彼所爲孤將留兵小山躬親西征彼視我去
有意追尾憚子在後必不敢動是其功倍血戰石賊

就禽滅孤卽當回師問罪會津臨以天下兵四方齊
進其虀粉可指日矣儻方石賊稽誅之日彼捨後慮
而出乎子乃以養銳之兵擣虛覆其巢穴或追彼而
馳與小山江戶兵夾而擊之可一舉殄滅政宗大息
曰兵機有尺前無寸卻費力奪此城無故而棄之恐
爲四方嗤上杉兵鋒不足畏矣今乘此勢長驅進勦
匪勲旂常豈不快乎主稅曰寡君料公之當爾故鄭
重戒敷夫杉黃門亦勦敵兩雄相角損士必多孰若
不戰而屈人且勝敗兵家之常萬一挫衄彼席新勝
之威鼓行而西四隣反側之徒一時響應則勢非易

制不如抑敢往之勇以思必勝之算若能見聽寡君
夏有密命政宗沈吟久而從之乃問密命主稅耳語
曰事平之日寡君欲分上杉之地百萬石以授公政
宗大悅使山岡志摩送主稅至小山乞朱章遂撤兵
歸大崎佐竹氏之受仙道命也觀望不出師大君
促之依違而答陰令驍將車猛虎將兵往助會津及
上國難作益脩守備大君使人謂之且責任于對
曰我無憾於明公又不讎石田帑在大阪佗無可質
者群臣或請討大君掉頭曰石田本也佐竹末也
其本既絕末豈獨存乃置而弗問量留平岩親吉及

車丹波車一作群馬

毛總諸侯以備之
大君召結城秀康命以留備會
津本多正信在座秀康顧之曰西討大事臣當前驅
效死力今日之命殊非所期假令忤嚴旨臣請固辭
大君曰兵法踰國遠征以擇留任爲要且今日之事
列侯當送任子非汝無以係衆心秀康曰苟欲安群
心野州弟在焉下野守忠吉大君作色曰我一舉趾東
變不可測且景勝擣虛而進黃口兒焉能辨之女不
言乎景勝勁敵當留重將景勝誠桀驁汝益畏之耳
秀康蹶踏俯伏曰臣謹聽命臣既留此不令景勝出
白河關寸步閣下蔑有東顧憂正信進拊其膝出涕

里見安房守
忠義一作義康

日壯矣。大君亦泫然泣下，取鎧一領與之，曰：是敵未見背板者，用酌重任，乃留兵萬餘屯于鬱宮。蒲生秀行里見忠義等隸之，東北諸城主各嚴守備為應援。從征列侯皆獻載書納質于江戶。先是懸川侯一豐山內私於掘尾忠氏問結納之計，忠氏曰：我父與君之封幸在道次，莫若納城也。當以悉賦從事為名，請兵為守，內府必諒焉。一豐抵掌曰：善矣。於是入見首言之，沿道諸侯聞之皆納城請守。自武達濃畢比治下，大君大悅。一豐夫人自大阪間使告變，以關津榎塞オスラキキ書綯為笠，係一豐以係獻焉。大君嘉其忠

山村甚兵衛

千村平右衛門

遠山久兵衛尉

出雲守信光

直召而還之，曰：猶覽也。一豐無佗勲勞，異日大封，蓋因此二事云。大君患岐蘇絕險，問計群臣。岐蘇自旭將軍之起也，其宗世有之。至太閤氏奪為公人，置主吏。至是賊益列鄣，設戍木曾氏。客有山村良勝、千村吉重從軍。本多正信薦之，喻令自効。二人馳還潛募遺民，殺主吏。山中響應，轉戰累日，戍兵皆遁。岐蘇棧道乃通。二人因得列仕籍。苗木濃故侯遠山友次亦從軍，於是自請而還。襲苗木城，取之。遂略定東濃，以迎我師。因得復舊封。云：西尾豐後守光教自濃來奔，光教其先丹人，遇亂奔參居西尾，因氏焉。父信光遷

濃至光教仕織田氏累功食濃田二萬石織田氏
 附豐臣氏太閤薨善於我又與近衛氏有姻及大
 君東征伺知賊情竊托孥於近衛氏以其甲東遇大
 谷刑部于垂井刑部拘之告謀命如佐和山伴從之
 宵逸至小山具言賊謀大君喜曰簡報聞其略已
 今獲其詳乃命隸先鋒西上刑部恚其欺已也發兵
 奪其邑又覓其孥於大阪而不得遂燔其邸生駒雅
 樂頭蜂須賀阿波守脇阪中務少輔皆發間使來送
 款中書使子淡路守安元東路塞而止真田安房守
 昌幸率兵而下至狗節下石田大谷書招之初昌幸

為三成友婿次子幸村蓋初名也娶於大谷氏吉隆之女

而長子信幸質於我卒列臣籍獲恩遇娶於本多氏忠勝之女昌幸召二子而謀之信幸請東幸村請西信幸

曰內府待我以國士義不可畔假令我獨東西師敗
 之日足以請二人之命幸村曰豐公嘗活我舍舊而
 圖新非夫矣且西師如敗我唯有死而已矣何必請
 為捐家殉國其慶愈於偷生苟存信幸怒昌幸曰二
 人言皆有理今日之難出於西人傾軋要舍邪而從
 正信幸以之其慮周矣事之是非姑舍是兵端既啓
 則寧西而死不東而生幸村以之其志確矣抑我則



從確者乃使信幸東與幸村歸上田路經沼田信幸
邑也欲見拏而往本多氏使人辭曰妾聞中原有難
而夫主獨東昨為骨肉今則仇敵仇人之拏不可以
見也昌幸撫掌曰善夫中書之女也我過矣遂去
大君赦大野治長土方雄久召之以治長自從使雄
久從賀侯以其姻也賊之移檄達西海黑田如水晒
曰石豎子尚能搖螳臂乎乃下令戒嚴欲伐四隣賊
黨時適修城隍遽命停役衆僉曰事方如此空益營
繕如水曰吾守在四境當愛養民力以圖進取萬
東師不競賊薄我城雖有金湯亦何益眾乃服長政

大村丹後守嘉前
有馬修理大夫晴
信
五島大和守盛季
松浦肥前守鎮信

之東也將士多從處守乏良如水乃傾帑藏招客募
兵客有冒名再取幣者有司欲詰之如水曰客之來
者皆致身於我也身且不愛何有於金幣是其人貧
窶不辨軍裝爾平日節用委積者以備今日也一士
不可失焉於是士爭趨之會夫人氏至自大阪熊本
夫人亦西歸過中津如水厚給送諸熊本熊本侯清
正聞變曰是石田小西等託孺子以作姦也我且覆
小西巢穴遂命治兵大村肥前城主嘉前得大阪檄浮
海抵赤馬關長覺其姦計內自悔會有馬五島松浦
等舟師亦來泊乃謂之曰故太閤托大政於內府天

下所共知也。今孺子幼冲，無所預知，而上國動干戈，罪狀內府，意是奉行輩逆謀藉口。孺子耳，適所以殃孺子也。諸君善自為計，吾且從此歸。當為內府効力，乃命轉柁，諸人亦寤，回舟嘉前。已還輒出兵，佐加藤氏其餘，亦或城守，或出兵，隸黑田加藤及事平西陲。小諸侯多完舊封，蓋大村氏之力也。伏水受圍，旬日城外礮銃接晝夜，而諸將皆出，死力捍禦，殺傷過當。西人初謂城兵寡單，當蹂躪而過，於是倦色會賊或射書於城上，誘其舊故曰：元帥有命，縱火為內應，必有重賞，不則收孥，膊殺于城下。八月朔日，松臺火

上林竹菴

起。賊眾鼓譟而入。上林政重歿之。政重菟道茶戶也。大君厚之，嘗中訓畿內，聞賊起，踵伏水曰：臣承內府公之恩久矣，請得伍符效節。烏居元忠以其買人也，辭焉。將自殺，乃許之。以茶筥為徽識，力戰而歿。眾憫而義之，賊乘勢豨突，守者巷戰，皆敗。筑人攻南吳耶臺，松平近正歿之。薩人攻西城內，藤家長開門，劾弓巨箭發，無虛鏃，箭竭身亦被創，乃入。從容作書，願一卒曰：努力達之行營，其功倍歿。遂縱火自殺。其子小市及松平家忠、安藤定次、山岡甫安歿之。羅城皆破，士眾殲焉。卒獨得脫走。大君覽書，痛惜家忠、祖好

甫安、景友弟，又稱甲賀左衛門尉。

鈴木孫市重次

佐野四郎右衛門
京師人

景从。中島役。父伊忠。从長篠役。其次子忠。後从大
阪役。世稱之賊門牙城。元忠勵眾登陴。矢丸雨注。敵
兵多瘡。筑人以火箭焚鼓樓。火延殿宇。元忠乃啓門。
麾眾血戰。部下之良僉多得當。至輿僿牧園。皆力戰
而歿。雜賀。紀人孫一。踰殭屍而進。元忠方踞階。徐曰。
我彥右衛門也。來取首。孫一曰。臣微者。不敢敵也。事
既至此。請自裁。元忠領而入。孫一扶解甲。元忠伏劍。
年六
孫一裹首而出。賊梟首級于大阪。賈人佐野竊
元忠首葬知恩院云。

逸史氏曰。嗚呼。鳥居氏諸人之節。與顏常山。張睢陽。

肝膽相照。奇矣哉。至於鳥居氏。決死於受命之日。終
始從容。處大事如辦家冗實。可謂雄偉不常矣。且以
孤兵當廿倍之眾。挑其虎捩之威。以支驀然東下之
勢。者旬有餘日。武亦多矣。力竭勢極。闔城殉之。臣子
之責已塞。無復遺憾焉。予也。以後事觀之。石賊不踰
大垣而東。我前軍平行。達清洲者。夫旬月城守之餘
烈。暗令之。然非唯一歿之潔也。抑關原之慶財。在一
月之後。天下韃索。善人是富。而獨俾斯。諸人不覩盛
業之成。此雖其所自。分而予也。竊歎惜焉。予又聞之
也。豐公之經始於伏水。務究壯麗。至於黃金甃井。鳥

縣飭橋是役所燒殘繕脩復舊及元和季年大阪開
 鎮特撤之遂成荒墟土人乃鉏為麥隴蔬畦又多種
 桃春時山谷張錦人爭遊賞呼為桃山為一勝區于
 今其見於詞章不為少而東涯伊藤氏詩曰金湯變
 作桃花塢遠近霞蒸十里紅吾先人詩曰欲問縣橋
 金井迹桃花淡處野人眠一時傳以為絕唱予亦嘗
 遊覽賦曰千疇綠浪殷墟麥十里紅霞晉代桃夫勝
 國之事風人因興感固其宜矣但鳥居氏大節如此
 而偶未見頌及焉者恐無以慰忠魂於地下故予後
 登臨追和東涯韻曰鳥翁殉國鋒端血染出昇平萬

樹紅詞雖陋也其意則殆乎詩史之遺云爾

加賀中納言利長之將出師于會津也 大君以中

原有難馳書北地令其驅除賊黨以會師于濃尾之

間利長乃傳檄招納四隣賊亦屢騰書煽動賀越利

長皆不答小松賀侯長重丹大正寺賀侯正弘山北

莊越前侯一矩青木拒我命於是利長與侍從利政間道

攻大正寺小松兵遮路擊卻之遂傳城連戰破之二

日賀人肉薄而登遂拔之獲正弘四日 大君至自

小山聞伏水不守震悼令鳥居忠政襲舊封矢造總

四萬石及東土平徙封于岩城羽食十二萬石餘行

參議兼加賀守長重

玄蕃允正弘
紀伊守一矩

左京亮忠政元忠
長子

八郎左衛門、晚号宗伴、

賞錄子弟皆有差予茶戸政重子五百石以為菟道
宰黃門利長欲攻北莊進兵次于細呂城青木一矩
懼告急敦賀大谷氏治所賀侯姊妹夫有中川宗伴者老
於京師聞北土驛騷將如賀過敦賀大谷吉隆拘之
脅令作書報賀侯曰頃內府西上統下多離畔西諸
侯邀擊破之於濃內府奔參中原既定西人今且發
戰艦數千削平北地利長獲書疑懼收軍而歸小松
出兵要擊戰疾力吉隆提兵抵北莊先是賊使京極
宰相高次及朽木脇阪諸將合兵二萬徇北陸高次
不得已從之吉隆與之合勢頗張吉隆乃招降置戍

留諸將備賀自赴中原堀尾氏留守以府中降賊吉
隆收質而去高次之北也令黑田伊豫赤尾伊豆留
守賊以其當要衝也喻納城受代二子答曰寡君之
命有死無二且夫人氏暨松臺皆在焉使者三反弗
能奪山形羽少將義光足利氏裔世為東諸侯織田
氏之霸也修聘獻良馬大君在座言其為名族織
田氏乃厚禮之及豐臣氏興即之大君又屢言之
太閤亦加禮義光德我固請使其次子來仕焉其女
有殊色關白秀次納之未及見而敗太閤誅諸姬義
光具狀求哀弗聽併尸於畜冢義光怨毒次骨其以

東征命就國也。上杉氏矯孺子命，以重幣招之。義光怒曰：「內府之諛不可諛。孺子於我何有？然會津疆大且邇，未可示情。」乃陽善報之，受幣頒之士臣陰移四隣圖進取。南部信濃守利直、秋田城介實季、戶澤右京亮政盛、六鄉兵庫政乘等諸城館主會之。次水澤口，及聞上國兵起伏水，又陷諸援疑懼，皆還。義光乃退自守。上杉氏之徒封也，與越後以稅入相聞，遂有隙。及將舉事，以越後其舊封而奕世得士心，潛以厚賞募土豪作亂。國主掘秀治受封，日淺人心不能固。及畿甸有變，土寇競起，所在嘯集，眾至數萬。以津川

周防守賴勝，或作義明，非矣。伯耆守宣勝，宣一作秀。世馬太兵衛。

為窟攻上條，拔之。將進攻春日山。秀治所秀治老掘直政逆擊卻之。賊眾數千，又圍下倉。直政子直寄率兵八百赴救，連戰皆破之。賊合散兵，復至直寄。顧眾曰：「吾嘗聞孫子之言曰：兵以正合，以奇勝。今日嘗之，乃張疑軍，自率精兵二百伏林莽，夾擊復破之。追亾斬獲頗多。賊眾二萬，又圍三條本莊。侯賴勝村柴田侯宣勝溝將兵救之。宣勝次分陀川，賊兵數百濟川，設伏於篁中。宣勝先鋒世馬甲臨川，曰：「水涯多人馬，矢乃反騎蹋伏，破之。」宣勝具戰艦，水陸齊進。七日與賴勝兵會，掘直政亦至。八日賊解圍而遁，會津益出兵。

助賊秀治等知其難猝制及聞大君旋師入江戶各固壘自守賊亦保津川不敢出上杉黃門軍于長沼與二旬分兵守險隘日俟我師入及師旋直江兼續請悉衆尾擊景勝不聽曰伊達暨掘在後最上又負約未可輕出也時鬱宮訛言上杉大舉追躡人心危懼少將秀康使人請戰曰留任多暇士馬咸勦請與君一樂戰不知君能來乎且僕往乎景勝答曰拜命之辱然自先世出師有律淡以乘弊抵巇爲戒寡人不敢失墜公子間於此地軍須有闕幸見告將士之戲請留待內府再到十日遂撤營歸會津初岐阜

中納言秀信荒遊窮奢及受東征命國用空竭彌月不成師石田三成自大阪還佐和益矯孺子命恐喝四方首使人撼秀信且曰大兵將東岐阜當其衝不可不速來締盟秀信疑懼其老木造具康諫曰治部姦回不可輕信且公右府公適宗豐氏背恩忘義冠履倒置久矣今公於孺子何有內府右府公之姻而小牧之役舉國翼我大叔意在爲我復舊物何惠如之請疾與治部絕以報內府秀信吟而不言夜與嬖倖議群嬖以地密邇於畿甸也懼爭勸連和秀信乃厚禮使者遣之三成預偽造金幣以給召募於是潛

如岐阜納偽金百枚約事平之日益封以大國秀信欣然聽命秀信之幼也前田玄以撫之時玄以以所司代在京師諸老乃請與玄以議秀信使具康等如京師身乃如佐和蒞盟玄以令通告絕而東具康等馳還則既無及具康又請誘致三成禽殺以拚前愆亦弗聽群嬖咻之遂定城守三成分兵助之秀信後覺金偽始知墮姦計淡自悔嘆云勢伊濃尾諸城主多隸岐阜故觀望未東聞岐阜入西盟爭與賊通唯黑野濃城主加藤貞泰淡仇三成而勢不得獨異佯從之三成修大垣濃塹壘築近隘移其城主于外以

信濃守知信

下總守長勝

大垣為根據以逆東師十一日三成率兵抵大垣西諸侯圍伏水者相次皆至十四日我先鋒將軍福島正則池田輝政護軍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抵清洲違大垣七里賊不敢出東諸侯亦多至其封在勢濃者皆就保焉毛利宰相秀元以諸侯師畧勢十五日長束正家率兵先抵阿濃津城主富田知信新至自東正家招之知信陽從之夜斫其營大破之止家單騎逸十六日德永壽昌市橋長勝等攻福束濃拔之福島正則率兵二百巡行十八日壽昌導之攻高巢亦拔之長勝守福束以斷大垣桑名勢饜道初鳥羽志

安房守氏喜

城主九鬼嘉隆使其子長門守守隆從東征既而與
賊通屢出水軍攻畧勢尾海瀕賊遣新宮紀城主堀
内氏喜佐之守隆隸先鋒西上聞之入志次畔乘勸
以歸順嘉隆怒逐使者大君之還也下令曰西警
方急將不日而發故士皆裹餼而朝枕戈而寢既而
無行色清洲前軍引領而望訛言日興護軍二子懼
上下解體屢促駕使者項背相望最後大君親命
村越吉直往諭諸將十九日吉直至清洲二子逆問
指吉直曰無佗諸將向背未可知且托以疾也二子
大驚曰軍情方危果道此意衆心攜貳大事去矣固

村越茂助

加藤左馬介

請改辭命且日異日有讓百口保之詰日會諸將邀
吉直吉直自謂二子言有理然大主神算豈不及此
邪大主恒日余爲粗率諸僚文武不乏其人而選擇
使我面命鄭重是有取而然今惡得聽智士之說以
壞我性乎至則賜言曰内府有命曰孤有寒疾未可
就長途戎事嚴急諸君其熟計以決去就直政忠勝
失色衆皆瞿瞿加藤嘉明離次曰使乎使乎臣謹聽
命迺顧座曰如是乎我輩不曉事今敵咫尺而曠日
相持斂手埃駕之出孰知載書之實福島正則擊節
曰典廐之言是也吾儕舉止狂夫需之請先屠岐阜

德川

卷之九

○五年

○二十四

長德

以效赤心衆同聲贊之遂刻期進兵吉直反命大君大悅令世子秀忠自鬱宮出師取途岐蘇兵總三萬廿二日我前軍發清洲岐阜中納言秀信命距於木曾川木造具康以衆寡不敵請堅壁以待後援不聽吉田侍從輝政自上游亂與岐阜兵戰于米野破之清洲侍從正則自下流結筏而渡攻竹花寨取之諸軍分從二帥黑田甲斐守田中兵部大輔藤堂佐渡守等備大垣上野伊城主分部政壽受命就封其城惡而四近多應岐阜又聞賊軍日逼乃棄之投阿濃津是日毛利秀元攻阿濃津克外城富田知信啓

左京亮政壽

柳監物

牙城同政壽殊外戰知信室浮田氏美而武備事急單騎而出鎧冑鮮麗奮戟衝冒衆皆屬目遂扶知信而入賊爭逼知信登俛以死自誓廿三日我師傅岐阜秀信命守郭具康諫曰兵寡而分不可爲也請捨郭併力於城中亦不聽具康退而嘆曰織田氏不祀在今日也我師奪郭而入正則門于南門輝政門于北門淺野幸長一柳直盛攻瑞龍寨拔之城中望見益沮我師鼓譟乘城具康勵衆悉力捍衛傷而廢秀信窘蹙揭笠乞降與左右十餘騎遁高野居數年外于山中正則使人問具康病後加賀中納言聞具康

名聘之辭曰。福島公嘗有意於臣。及正則拜大藩召而祿之列於三卿云。逸史氏曰。石賊之難。天下侯伯不能無病於去就矣。蓋憎姦而東焉者。嫌於負豐家。踐要盟而西焉者。疑於獎亂。或牽於情。或拘於勢。而內又懷一身之計。安矣。其難察乎。順逆之機也。當是之時。無之數者之惑。斷然可東而紆黨賊類。不得容喙。心事暴白。不媿乎天下後世者。唯織田納言為爾。木大夫所諍。吾無間然。若能幡然自奮。仗大義而首當賊鋒。則清洲為後援。萬無傾敗日也。凡豐家統屬。多其舊臣。即馳檄四

豐臣悉奪織田氏地。以三十萬石供秀信。語在天正十年。

方喻以名分。孰不聳動。儻關原人捷之日。固請大君整旅。臨大阪。責以豐氏前日處我者。叱孺子移諸鄙。約以三十萬石之封。乎辭嚴義正。而彼大賊塗地之餘。風鶴皆兵。敢不唯命是從。抑此則雖人君威力。猶且有難處焉者。唯在織田氏。獨為不用顧忌。出乎爾反乎爾。天下惡乎執咎。然後退守藩服。示以雪先恥而無覬覦之心。則大君無復西顧之憂。元和之武。而或偃於斯時。使大君開至治。定鴻猷者。綽然有餘年。豐氏鬼亦將賴以不餒矣。其盛勳偉烈如是。大君亦不得不待以不次之賞焉。乃濃尾舊疆。

必不屬他人而王。朝之班永不居賀薩之下也。惜乎從幼乏輔弼始焉國計之匱不克成師終焉陷於賊謀噬齊靡及進止狼狽自取顛覆以貽嗤於千載其愚弗可犯也。古者有志曰一姓不再興良有以也噫

島津義弘石田三成救岐阜出兵錄川是日黎明賊前軍三千至合渡陣岸上甲斐守長政等謀而知之暨兵部大輔吉政佐渡守高虎分隊而濟乘霧擊其不意賊方傳餐狼狽接戰長政舞槍殪一騎將其士黑田一成後藤基次等皆殊死戰長政陷於溝中水

一書有黑田美作
恐印成

滅頂其人掀之以佗馬復勝吉政高虎犄角之賊遂敗走我師逐北至錄川義弘欲戰戒三成三成大怖曰敵濟水而前意岐阜既陷也今雖戰靡及且彼方銳未可與爭遂揚鞭還大垣義弘不得已亦罷去我師乃濟錄川陳赤阪浮田秀家夜邀三成曰敵在赤阪者不過六千我且與義弘行長合兵三萬乘間斫營彼疲而不知地理必得志矣三成曰夜戰以寡擊衆之術今奚必利於此且不出數日毛利宰相至自勢安藝黃門至自浪華可以制全勝秀家曰宰相至則敵在岐阜者皆來比黃門至內府亦必來威力相

當何全勝之有三成弗聽曰我能辨之君第待焉乃止是日阿濃津乖陷宰相秀元聞岐阜急使高野浮屠興山行成富田知信致城而去事平大君嘉其勞召復舊封益以田二萬石併食七萬石云宰相秀元回兵則岐阜既陷乃退次南宮山濃雲侯廣家土俟盛親水口侯正家安國寺惠瓊隸焉廿四日我群帥悉會赤阪鱗次營壘初石田治部驅濃尾諸侯戍狗山以為岐阜聲援加藤貞泰在數中益不自安竊勸竹中重門關一政等歸順及岐阜下共拔軍從我前軍未夾辰狗山潰大谷刑部走檄召諸將徇北陸

丹後守重門
長門守一政

脇阪中務少輔安
治
朽木河內守利綱
赤座越中守直保
小川左馬助祐忠
或作土佐守祐滋

者會師于大垣黃門秀秋既陰通於我及賊攻伏水按甲不預圍城賊之會大垣次高宮江稱疾不前秀元之人勢欲與俱亦不聽賊懼變遣二將託密議刺之稱疾篤不見曰少愈我且往既而至大垣使謂城中曰訛言洶涌未可輒入請破敵而後會賊不能強焉使營松尾山濃令脇阪朽木赤座小川隸之以備不虞而四將皆既與秀秋合於是密因黑田氏約內應賊益疑秀秋又懼其多兵乃發使者囑以大封且曰請尊為盟主以至孺子長秀秋哂曰渠既以是推藝黃門今又見來推大阪何盟主之多乃辭使者曰

何見疑之深。我本赤心不待此使命也。吉川廣家之嗣封也。黑田氏有力焉。故相善亂作因而納款。從秀元於師。屢勸歸順。當在南宮山。甚言之。會德永壽昌亦遣客說秀元。秀元從之。廣家乃密送質於赤阪。織田信雄韜迹於伏水。多年其子秀雄以大野越前城主從東征。嬰疾不果。賊之陷伏水城也。誘信雄入清洲。舉兵嚙以復勢。尾舊封信雄內懷。大君恩諒外逼。賊勢辭以無士。賊乃支給金幣以募士。信雄心動。潛召秀雄戮力。秀雄大驚。回人苦諍弗聽。是月秀雄卒。無子。國除。信雄無然。尚持兩端及事平。大君曲宥。

松平康元係大君異父弟。與平家昌係外孫。日向守家成。織部正定。盈安藝守賴忠。仁兵衛尉忠政。

其罪而弗問。信雄自匿京師。云九月朔。大君出師自海道。因幡守康元。大膳亮家昌。處守石川家成。菅沼定盈。諏訪賴忠。內藤忠政。輔公子信吉。守西城家成。請曰。司天之法。今年塞在西方。願厭勝而後行。大君曰。西今正塞。我往啓之耳。遂發。二日世子次小室。信令人招真田安房守。使者再反。弗聽。五日柳原康政言於世子曰。昌幸善兵。今宵必來。乃張燎布。陳主人果出。見有備而退。六日攻上田。主人壅金川。上游設伏於山中。挑戰佯走。我士爭進。真田幸村縱精騎邀戰。伏起來擊。我衆駭撓。昌幸決金川。我後軍不

美作守忠政

越前守秀久

能繼是以甚敗。相持三日。真田信幸從世子。日貽書。昌幸勸歸順。卒弗聽。世子恐逗遛。置戍而西。森忠政以川中島。仙石秀久以小室。俱備上田。昌幸不能尾焉。越侯秀治與土寇曠日相持。聞我師克岐阜。大旆既西。士氣大振。八日使監物直政等擊賊。破之下田。會津援兵亦遁。遂拔津川。掃其巢穴。溝口村上氏等亦各勒兵。轉勦旬月。越後悉平。九鬼長門守守隆。與畔乘有日。聞大君西上。恐逗撓。以其甲攻鳥羽。與大隅守嘉隆戰而還。上狀於道次。大君弗懌。逸史氏曰。舊志有言。守隆氏歸嚮之深。至於暨父交。

鋒而大君弗懌者。獨何與。吁嗟。此其所以弗懌也。學湮道喪。人昧於大倫。如此議者。亦猶出是言。可哀也哉。父子而構兵。以至兩軍流血者。亦莫非父子兄弟。曾虎狼之群之不若也。一時滔滔。莫辨淑慝。唯大君能識乎大者。其創鴻業。此亦可見其一端矣。賊圍田邊。五旬。長岡玄旨外守相持。初玄旨以國詩名。世嘗受古今集於西三條氏。悉傳其祕。蓋王室自中葉。學廢。專崇國詩。託祖宗之道於詞學。授受為訣。以古今集為最重。時公卿以下。無知其說者。僉恐玄旨歿。而其傳泯。天皇乃詔前田玄以和解。

天使蒞之。十二日賊罷歸。玄旨移龜山。波丹尋開關原報遂遁高野。事平。大君念其勞也。召還老于京師。天皇擇公卿長詞學者受其業。云賀侯利長之旋師也。會土方雄久至。自小山始覺宗伴書偽悔之。已而我使者又至。報西上。申前令。利長即日戒嚴徵師。不能候利政辭焉。初大納言氏之寢疾也。屢謂利長利政曰。德川日興。恐不利於孺子。當大君自伏水往見利家也。利政私於利長曰。我克行大事。利長遽止之曰。族矣。至饗利政佩寶刀。荐進拜揖。意在不可測。利長屢目攝之。不得發。大夫人之出質也。利政固執。

不可欲。然之大正寺之役。多得賊報。既歸。決意與賊通。利長患之。使雄久往。再三開喻。稱病甚。弗從。利長乃以其甲發會。小松侍從長重送款於我。遂與利長交質。相見。利長進抵大正寺。賊戍遁。乃遣使北莊。請讓焉。青木氏依違答之。京極宰相高次在北陸。決意於舉事。得大谷氏報而還也。故意低徊。後諸將以是月三日馳歸。大津詰旦閉。逢阪關。收積聚。焚廬舍。分兵登陣。會柳川侍從宗茂。筑紫上野介廣門。從大阪趣大垣。至石部。聞變。反兵陣于湖橋。藝侯輝元聞之。遣來日侍從秀包及大阪將士。以兵三萬伐之。次逢

阪淀臺懼女弟遇害有尼孝藏主女監阿茶皆以辨
慧悅於太閤每爲內使乃遣二人往喻焉秀包因得
奪關而前二使見夫人氏懇乞改圖辭曰我公歸而
不入外議無所與知乃求見高次辭以戎事倥偬不
得命而出則東西圍合攻圍三日夜死傷甚多宗茂
以驍勇聞親麾衆陵城諸軍從之十二日奪羅城高
次好義御下有方士皆出死力至所養無有離心賊
恐力取損兵環牙城以火器焚毀樓櫓城中窘急十
三日大旆至岐阜或獻巨柿實大君笑曰大垣旣
入手撒之地令左右爭取衆皆稱賀時人遂改大垣

爲大柿云蓋柿垣邦音通也前軍諸將相次迎謁黑
田長政密白於大君曰若檄一向僧徒颯起畿甸
是賊肘腋之變乘其內顧擊之可以制全勝大君
曰子策亦善但孤當以威武戡定禍亂今仗大義梟
鼠賊豈假力於浮圖輩哉長政慚服
逸史氏曰黑田氏所言豐太閤旣施於紫海之策而
獨大君斷然弗聽者有以也矣蓋大君夔明洞
見異端之害又深知一向之教固結愚氓其害尤甚
蓋在參之日其宗作亂一朝煽動至於親戚勳舊畔
君父而歸之織田氏時欲除其害以鷹揚虎捩之威

用兵數年東撲而西燎竟不能芟夷焉。大君親聞之熟必有慮於後世益難制者矣。夫有勲不得不賞焉。有勞不得不褒焉。當時或資其鷹犬之用以邀一時之功乎。取鯁之日不能不殊封大賞以充其欲。爾後薰灼之勢果何如哉。乃其不聽於黑田氏非特勝算既定不俟佗援也。大君之思豈不深遠乎哉。諸將多請攻大垣。大君曰。大垣重固兵多而食足且備黃門為渠帥。島津小西大谷長束等一心佐之。未易力爭。但石田謀主而不知兵必恃眾而利野戰。果爾藝筑既內應足以撓賊勢當一舉而殲焉。彼按

兵不出已二旬。意或在俟我動。今且少進兵以見彼所為。十四日中軍至赤阪。陳岡山前軍諸將移次進者數百武。細作報大垣曰。敵營囂而塵揚。浮田秀家揖石田三成登阜望之。細作益至曰。內府至矣。島左近言於秀家曰。是陽為大兵至以懼我耳。秀家曰。然縱內府果來亦吾度內耳。但彼既拓陳而坐視不出兵非武矣。請乘其未定擊之。左近曰。利在設伏。前隊勇而勿剛。可三成亦以兵助之。俱濟。株川挑中村一榮陣。一榮正部伍邀之。玄蕃頭豐氏有馬分兵衝擊之。賊敗走。二軍作啓。胙逐至水涯。大君自岡山望見

焉謂左右曰故式部善兵士皆練習故其整齊可觀
如此已而兵濟而前大君撫掌嘆吒果遇覆而敗
其良多歎賊爭蹙不得退大君顧井伊兵部本多
中書曰往收軍二人以左右馳大呼指麾躬殿而還
賊不能逼大垣諸魁屢議戰守紛紜不一故曠日相
持於是聞大君定至大會衆決議宰相秀元使長
東正家及惠瓊往受節度黃門秀家曰內府既至必
悉衆來攻今高城深池加以士馬糧饌之饒何懼之
爲不出數日田邊大津之師皆集毛利納言亦至自
大阪內外夾擊勢如饑鷹搏爵豈非全勝乎刑部吉

隆大藏正家皆曰黃門善夫治部三成曰不然我衆
十餘萬敵厘半之兵要在當守而守當戰而戰吾聞
五攻十圍未聞守以倍過之衆也且業已奉辭伐罪
反嬰一城曷以示天下天正中小牧之役我師曠日
持重卒不得志而罷以愚觀之是失機於當戰也先
君一誤今豈容再誤哉關原平曠利於待敵請黃門
氏以中軍退舍於彼藝宰相以前軍邀敵島津氏自
菩提山赴虛空藏繞出敵背我與諸侯師分屬三軍
前後齊擊渠烏得支追匹蹙諸錄川合渡匹馬不能
追大業乃可唾手而成矣列侯諸將負氣者皆雷同

中務大輔家久

焉秀家廻曰兵貴神速若已不守詰且宜會戰遂布
令束載令吉隆如松尾山戒期薩侯義弘時在城外
聞命使島津家久謂三成曰今宵宜潛兵襲敵義弘
請先衝中堅是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事或可逞彼
有備不得入而後從事於關原未晚也三成未答島
左近自旁曰明日萬全之捷足再覩源公甲背焉用
此危計三成曰然是薩侯過慮耳善為我謝家久不
憚顧勝猛曰足下覩夫甲背在何時對曰僕舊事甲
國山縣氏嘗從追源公於囊井家久冷笑曰今德川
非復舊德川足下比而同之所謂飯匙成矩也長揖

福原右馬助
相良宮內少輔
秋月長門守
高橋右近大夫
垣見和泉守
熊谷內藏允

而出正家惠瓊歸報秀元不欲動乃曰我代輝元在
此今浮田氏為上將而我前驅是辱我納言也二人
解說再三弗從三成尋至以各將一軍諸藩分隸何
辱之有亦弗聽三成乃曰然則我與諸子佐備納言
以當敵公乘戰酣自山上衝擊之秀元陽許之秀家
率諸軍夜赴關原下令悉滅炬置燎于柴原望而四
路狹隘部伍不整甚雨及之沾濕狼藉眾竊以為敗
兆三成妹婿福原直高及相良長每秋月種長高橋
元種垣見家純熊谷直陳以兵七千留守大垣時長
每種長元種業已發間使約內應三成自南宮抵松

嶺岐守一止雅象
頭親正子

尾見筑人勗之遂轉至關原。邏騎爭報。大君悅曰。敵入我穀中。下令蓐食。是日京極宰相高次與賊交質。致城初賊使僧興山行成。高次弗聽。以死自矢。淀臺復使尼孝女監海津。固請焉。興山亦復至。甚言之。會賊放大煩。松臺氏侍女受驚。死者二人。松臺大懼。懇求許成。高次乃從之。遂遜高野。十五日黎旦。大君進旆于挑配。清洲侍從正則以先鋒軍。八幡祠南。兵部少輔直政奉公子忠吉與中書忠勝等繼之。加藤左馬助細川越中守黑田甲斐守田中兵部少輔生駒嶺岐守竹中丹後守戶川肥後守伊丹兵庫等。

為右拒軍。菩提山陽京極織田。侍從藤堂佐渡守。山內對馬守有馬玄蕃頭津田長門守等為左拒軍。牧田西酒井左衛門尉為中軍。前驅大須賀出羽守。為後軍。西尾豐後守津輕右京亮松平丹後守水野六左衛門等留備大垣。吉田侍從淺野左京大夫有馬金森德永三法印。一柳監物軍尊井。備南宮山。佗列侯將校皆從中軍。兵總七萬五千。備前中納言秀家將中軍。陳天滿山址。薩摩參議小西攝津守在其左。大阪兵屬焉。有馬修理大夫河尻肥前守糟谷內膳正戶田武藏守平冢因幡守等在其右。大谷刑部。

在其西南石田治部背膽吹山而陳島左近為之先鋒。柵於八幡祠北。筑前中納言秀秋安藝宰相秀元皆在本營。布陳朽木河內守脇阪中務少輔赤座越中守小川左馬助陳松尾址吉川侍從長宗部土佐守鍋島信濃守長束大藏僧惠瓊等陳南宮址兵總十二萬八千。時霾霧四塞不辨咫尺。大君進中軍半里許。辰時天晴。三成望見喜曰。東師逼矣。是自送死也。以我大兵與南宮夾擊之。今日必無源氏利在。誘致而後戰。乃設燧按兵以待。公子忠吉資雄邁而娶於井伊氏。故直政厚之。於是直政率精兵三百奉

才藏吉長

公子忠吉。攬先福島氏。上可兒吉長捉之。曰。我軍奉命為先鋒。敢先者誰。居直政曰。我奉公子巡邏耳。曰。邏騎過眾。非制矣。直政不得已。顧其老木股右京曰。若勒眾。乃與公子以數十騎馳會中軍。螺起前軍諸隊。競進直政。擊島津氏軍。忠吉燧一人而傷直政力。戰扞衛右京。尋至中書。忠勝等亦繼之。與島津及小西氏鬪。是以不敗。逸史氏曰。鄙諺云。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前輩有稱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善夫。公子以貴重之身。與卒伍爭首功。於鋒鏑之下。一時大人君子皆以是為盛烈。其

大者蓋闕如戰國餘習豈不哀哉兵部氏國之柱石
 舍老謀而用壯事亦非所聞也矣
 福島正則擊秀家軍不利死傷數百人眾將走正則
 大怒馳且號曰退者斬秀家亦勵眾健鬪兩旂相摩
 迭前迭卻黑田長政薄島勝猛柵勝猛躍馬先眾周
 麾而騁中銃而殪餘眾潰田中兵部少輔生駒嶺岐
 守竹中丹後守戸川肥後守擊三成軍與舞兵庫蒲
 生備中戰卻走數百步三成說曰可也乃舉燧報南
 宮下阜鼓譟令前隊尾而前南宮師不動長政及加
 藤嘉明細川忠興衝突石田前隊田中生駒等乃反

大學吉胤吉隆子

山城守賴繼吉隆

養子

織田有樂長益

河內守長孝長益

長門守信成

黃門秀秋兼左衛

門督唐官金吾

平岡重定

擊焉大谷吉胤木下賴繼平塚為廣戸田重政合兵
 進自道南京極高知織田長益長孝藤堂高虎津田
 信成邀擊之賊鋒甚銳且戰且退於是諸隊齊交鋒
 矢丸如織煙塵蔽空號呼聲動地殪屍相藉原草皆
 朱殷日既午勝敗未決而賊勢屢張金吾秀秋逡巡
 未發窪島孫兵衛馳報於大君曰松尾似信約若
 之何大君弗懌曰嘻豎子賣人乎頃之顧孫曰女
 銃射松尾試其向背孫率銃手而馳向松尾連發先
 是長政使大窪亥輔促松尾兵亥輔拉其老平岡石
 見撫刀曰事方殷而子殊無應意即見欺請濺以頸

武藏守重政
因幡守爲廣

血石見指天曰我自有處分第待之及銃起急傳令
轉旌下山步騎八千銃手六百擊吉隆軍脇阪朽木
小川赤座鼓譟繼之吉隆久有惡疾碧綃冒面不甲
而騎望金吾氏旌曰狡童果忘恩背義乃飛騎大呼
曰直衝中堅必馘狡童衆鑿戰筑師挫衄吉胤賴繼
反騎赴援長益高虎乘機蹙之與筑師夾攻斬獲大
半賊右師敗津田信成與戸田重政鬪不決織田長
孝代縱重政以矛獲之小川氏士獲平塚爲廣湯淺
五介大谷之良也馳告吉隆曰武州因州皆歿練士
亦盡兩郎君殘卒枝梧事已急請自爲計吉隆首肯

藤堂仁右衛門

掃部介全登

出橐中金散衆使行願五介曰勿令讎傳我首乃伏
劍年四十二五介到之侍者葆元以襦瘞諸淖中五介遂
冒藤堂氏陳藤堂高刑獲之吉胤賴繼兵皆歿馳回
覩虛輜相嚮而哭欲歿之從騎諫止乃潛歸敦賀謀
城守無應者遂奔大阪賴繼尋歿於元和大和之
役云我師見松尾應氣益奮闔軍大鼓噪騎驚卒躍
乘之賊不能支浮田秀家怒秀秋將親馳之其老明
石全登諫曰千金之身何輕先匹夫曰大事已去一
歿以報故太閤耳顧召圍人全登曰借令親藩重臣
皆畔主公一人留輔孺子可矣備作殷實豈不可以

雄張哉若不得志。岡山城池受天下兵而後死。未晚也。秀家沈吟良久。廼以左右數十騎遁。賊中軍敗。知名之士皆留而歿。其騎長河內七郎右衛門以勇畧聞。於是率屬馳突。明石掃部呼曰。一敗塗地。七郎何氣王之甚。晒曰。是豪士之常不足異耳。大野修理亮治長輅之。與其士權合刺殪之。掃部單騎遁。治長級七郎詣牙陣。不知其為誰。及事平。或人指名之。治長以白。大君曰。我聞其名舊矣。惜也。當時不諦視其面賊之出關原也。邏騎皆報曰。兵十餘萬。黑田長政有士曰毛谷主水適使焉。大君諮以賊眾寡。對曰。

米村權右衛門

不過三萬。怪詰之。對曰。臣計其鬪士不計見兵。大君稱善。賜菓而出。既而曰。我恨不問渠姓。左右以毛谷答掉頭曰。不然。渠於毛谷有健鬪之功。因以氏焉耳。蓋其姓田原云。藤堂氏之獻湯淺五介。馘大君曰。是免唇漢與。技血驗之。果爾。眾皆服。大君善知士錄。微細川黑田加藤田中等與石田戰。未決。會京極藤堂織田等破大谷而至。左右角之。賊左師潰。獲蒲生大膳北川十郎島左近。子新吉等。甲首百三十。蒲生備中知不可為率屬。冒陣號侍從長益。斫以刀不入。馬驚而隊又斬二人。長益與其士叢稍殪之。三

成逃匿膽吹谷中。加藤嘉明初臨軍也。鎧冑鮮麗。及戰。換以庸甲。賊抗而不卻。賊走而不追。人以為智。黑田長政擇壯士十餘人。以自從。誠曰。今日必取石豎。敵殫勿躬。敵走勿獨追。唯余馬首是瞻。及賊犇窮。追至膽吹。址而返。人以為勇。島新吉有二弟。挈家竄於山中。養母十年。所窮甚。不能自存。當大君在駿府。二人竊議曰。吾聞官懸重賞。以購石田氏黨。今一人捐軀。足以終養。弟固請為囚。兄乃給母。以弟官游。反接之。以詣府。自言山民誘禽。島勝猛子。有司付弟獄。賞兄遣歸。兄不忍去。連夜彷徨獄畔。獄吏執以獻。

乃首實。曰請速就顯戮。大君憫其孝義。特宥一人。命迎母於府。下厚給。終身中書忠勝兵部直政等。與小西行長戰。交綏。及石田敗。小西前隊自亂。行長傳令少卻。而整我師。謂小西氏走。爭萃於是。賊遂潰。行長麾衆大呼。弗聽。乃挺身逃。三成昧於兵。但以其有異圖也。舍業招致諸侯賓客。暨諸亡命。故軍鋒甚銳。殺傷亦過當。士死勢窮。而後走。行長勇悍。練武事。然嗜利。不好客。首佐異圖。而益事封殖。士亦無歸者。故及大事。人不出死力。闔軍潰散。世以為笑。穆於是。賊皆大敗。績唯島津義弘。固列未甚。敗秀秋。鼓衆逼。

刑部少輔正之、正則子、中務少輔豐久、義弘弟、家久之子、阿多忠實、失其稱、盛淳益其號、以作長壽。

之義弘殊死戰。筑人皆奔。薩人亦多死。見兵虜五百。義弘自謂卻走非武。乃以銃自環。取途足緒嶺。直摩我陣而南。福島正之遏之。不克。酒井家次軍亦動。我師迭進。掎角獲鳥津豐久。薩侯將死之。阿多盛淳叩馬代之而死。乃得脫走。公子忠吉井伊直政追躡。直政傷臂而止。義弘與數十騎踰嶺間關。達大阪。挈室航而還國。我師喋血乘勝分道。尾擊斬首虜四萬計。餘皆鼠伏鹿走。遺棄衣糧器械。蔽野塞川。我兵死者不滿四千。未時而畢。列侯諸將皆見初。大君介而猶中於是。乃胄顧笑曰。諺不云乎。克而固。胄纓眾皆

賀公子忠吉井伊直政至。大君視直政創手自注。善藥謂公子忠吉曰。女亦陪注中。納言秀秋疑懼未至。大君命召之。迺以脇阪朽木赤座小川四侯至。大君下胡牀揖之。秀秋膝行蒲伏。不能仰視。命拔佐和山。自効脇阪朽木。並得復舊封。赤座小川有罪。奪封。福島正則附黑田長政。耳曰秀秋爵位自隆。今茶然卑屈醜亦甚矣。長政微笑曰。雉雛遇蒼鷹。不得不爾。或人請凱。大君曰。今日之捷。列侯之力也。其拏威在大阪。心當西悲。我豈忍獨樂哉。數日內至大阪。悉復其室。然後凱焉。未晚也。眾皆感服。有隕涕者。宰

相秀元心持兩端。初，觀燧起，賊勢競將下。師應之，藏人廣家弗聽，乃傳餐而坐。或相謂曰：「斯飯是宰相氏反食邪？」正家等山止，軍始疑懼焉。及我師乘勝部下，尚不肖卒皆委銃而觀焉。秀元使謂正家等曰：「我欲下，而前鋒不可。請子自為計。」山下軍驚而潰，亦不追焉。池田淺野等諸軍望見蹙之，斬獲許多。惠瓊奔京師，盛親奔大阪。正家還水口。秀元以無功不自安，廣家使謂長政曰：「秀元空馳謁焉，但輝元在大阪，義不可獨先請蒞異日，遂乘橐引去。」是日西尾光教津輕為信等進攻大垣。松平康長令曰：「銃豈特長兵，亦是

豐後守光教
右京亮為信
丹後守康長

淡路守安元

隱岐守晴成三成
父木工助重成三
成兄右近大夫朝
成重成子隼人正
重家三成子下野
守賴忠三成妻父

攻具乃築雉堞，以銃毀之。克外城。十六日師攻佐和山。十七日脇阪安治與子安元自南面登捕斬若干。眾畢登石田晴成重成朝成重家宇田賴忠等舉自殺。大君以三成不存，命川中吉政大索，遂懸重賞以購逋寇。使福島正則黑田長政池田輝政淺野幸長往護衛京師，置關四郊，法令嚴明，秋毫不犯。四民復業。十八日大垣諸將相良秋月高橋斬垣，見熊谷等出降，以其歸順，先役皆得復封。福原右馬率餘眾猶固守西尾，光教射書喻之。右馬自髡，致城而逃。尋賜死。初，山岡道阿彌景友以偏師徇勢，遇長束正家

內膳正行廣
下總守勝雅

逃歸。要擊走之。遂進取桑名城。主氏家行廣逸。又取龜山。城主羽柴勝雅逸。又取神戶。而還。景友警敏滑稽。以能迎合得寵。任替御。外人頗喧闐於其門。及難作。多諭西諸侯歸順。又樹矢石之功。明智之阨。與其二兄。有道次翼衛之勞。伏水之陷。其弟甫安。死之。於是自謂必得封侯。及事平。大君賜以江之田五千石。景友缺望。稱疾不出。或為言其屈。大君攢眉曰。道阿彌之憾。安矣。抑夫也。佞我若厚賞之。側媚之風競興。必大害家國。故我寧負一人。不負天下也。本多正信在側贊之曰。善。夫大內今川北條之弗祀。皆

新太郎景本

是物已。大君莞然。景友聞之。懼而告愈。大君眷顧如初。尋封其子景本。以與之古渡一萬石。云長東正家歸水口。圖城守。士民皆散。大君遣兵伐之。正家挈室走櫻谷。我兵迫之。皆自殺。小西行長單行至糟川。有僧林藏主者。物色之行長。告實曰。我德女拘而往焉。林曰。事至此。公之驍名。盍自引決。行長曰。我奉天主教。法禁自刃。林縛而獻之。賜林金百兩。石田三成。跼躄山間。採拾自給。數日而托一民舍。聞迹捕甚急。病不能興。乃使主人自首。田中吉政就執之。十九日。駕至艸津。天皇使使者郊勞焉。大君

逸史 卷之九

○五年

○四十四

襄惠堂

令大野治長如大阪存問孺子及淀臺曰亂由石賊
孺子初無所知今賊既平凡事皆如舊道路紛紜之
言予不以介意初大阪傳敗上下惶駭皆自以為不
知死所及使命至其喜可知也
逸史氏曰豐孺子幼冲固人所知也然淀臺將種性
又慧黠以至親臣宿將其與石賊通謀合議者審矣
大君寬弘之量一切置乎弗問雖漢世祖之安反側
子宋太祖之保全柴氏母子亦不能軼焉假令豐太
閤處之則其視孺子不啻狐豚而闔城之人不為机
上肉也者幾希世之耳食者或妄謂大君待孺子

之薄吾則不信也

安藝中納言輝元增田右衛門尉長盛自大阪馳使
乞降不答初柳川侍從宗茂在國得賊檄衆議不決
宗茂曰成敗姑舍是豐公之恩藝侯之誼皆不可誼
我第往遂出兵既下大津而東抵草津審聽關原之
敗乃奔京師木下肥後守家定猶在洛宗茂使謂之
曰令郎改圖言語道斷公如有意於孺子請俱至大
阪嬰城一戰辭曰去就難猝決子且先往乃閉館自
守宗茂哂曰渠固當然遂奔大阪使謂輝元曰公必
嬰城請受一俛辭曰姑議而後答宗茂曰咄今日何

信濃守勝茂直茂子

加藤喜左衛門板倉四郎右衛門後伊賀守大窪十兵衛後石見守

議之有。我且歸國。觀變其下。諫曰。君之所以報國。則知畢矣。盍改圖保宗。宗茂乃使人乞降于行營。會來目侍從秀包亦至。自大津。宗茂告情。勸降。且欲俱就國。秀包曰。我當觀吾納言而進退。宗茂至海門。奪舸歸柳川。鍋島勝茂初從毛利氏。徇勢而中悔。及敗。納降歸國。築紫廣門亦自大津遁歸。秀包嬰疾。奔藝尋。疾。廿日。駕至大津。遣與平美作守信昌如京師。攝所司臺。加藤正次板倉勝重大窪長安佐之。初加賀中納言利長怒青木一矩反覆。勒兵迫北莊。會關原。聲問至。一矩大懼。乞降。送任子利長。口乘之窮。吾不忍。

乃受其降。一矩贈賄甚厚。無所取。以任子南上。是日至大津。執謁賀捷。大君大悅。慰藉再三。且問曰。侍從弟何如。賀侯蹙蹙曰。利政功罪不相掩。伏冀末減。大君曰。先公臨歿。以子兄弟為托。且子之績多矣。侍從雖有罪。宜從寬典。及賊黨流斬。特赦利政。除名為民。悉予其歲租稅及帑藏。利政浮游。死于京師。云。世子秀忠至。目籠。信聞關原之慶。晨夜兼行。廿一日至行營。大君愠其失期。弗及事于關原也。托疾不見。世子攬涕而出。榊原本多大窪酒井諸子。從世子者皆執謁。大君令井伊直政辭焉。直政傳命。且

日世子逗遛不逮大事諸君亦當分其責諸子皆畏
憚不答而退時稱井伊兵部本多中書柳原吏部爲
三傑兵部氏威權最隆而心右公子忠吉酒井備後
守忠利不平之獨留謂直政日世子後期自有曲折
大主不必深尤今妄詬病何不爲世子地直政日我
惜世子貽嗤天下憤惋之深不能不言忠利勃然變
乎色日縱令世子有過而失驩於大主百方調護子
之職爾今行營賜言以乘其釁獨何與猶有餘言吾
意決矣撫刀而進在座驚救乃罷衆僉日彼夫也信
駿之役嘗以武聞今日之勇實軼之 大君世子皆

本多正純

帶刀直次

聞而壯之忠利時食三千石次年命食一萬石後益
至三萬七千石預大政其長子嶮岐守忠勝實爲名
臣第一上野介正純言於 大君日臣之父正信爲
世子謀主勸有事于上田其愆期職此之由請加顯
戮於正信以暴世子无咎於天下 大君稍霽威世
子喜謂正純日今日之言没世不諼正純揚揚而出
安藤直次語人日上州其無後乎言傷倫而有得邑
殆矣哉既而正純增邑人間直次日殆者若何對日
未也及世子立益有寵增封食鬱宮二十萬石人復
詰直次對日殆者正在此居亾何正純敗衆服直次

○五年

○四十七

懷惠堂

識鑒伊奈圖書助今成守日岡關為清洲侯正則所逼自殺初關卒與正則使者諍而辱之圖書不知也使者反命而自殺正則性剛戾又恃功而橫乃發怒責償於井伊兵部兵部諭圖書斬卒數人以謝滋怒曰賤隸雖百豈當我一士邪即不得償於主司我自處分圖書故自殺事乃解世子聞而深銜之

逸史氏曰圖書之歿舊志所載各異或曰大君之命也兵部氏諫焉而不能得也或曰兵部氏之請也大君惜焉而不能奪也或曰圖書自決也大君兵部俱弗知也要皆未得義之正而今莫詳其實但其

係福島氏之橫也一矣嗚呼福島氏新附之功始乎是役輒從以橫書云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始之慎者猶且未易保終矧始以不慎乎宜矣福島氏之困於終也蓋正則以功受大封至晚節汰虐滋甚元和中廢銅國除正則積惡自取殃而當時世子之憤亦有待而發云

廿二日井伊兵部本多中務松平下總守與池田福島淺野黑田藤堂有馬氏帥師赴大阪脇阪安治進護海門中納言輝元右衛門尉長盛復使人乞降兵部等亦不答廿三日大君召世子見之因曰兵機

左門一西

如碁輸贏之數在全勢矣一局既制勝敵子錯峙胡足介意如今西上事在濃尾關原已取巨魁雖有百真田亦且自降服舍大圖細非我所知也女在上田日無進此說者乎對曰唯有戶田一西論之甚審實如尊算乃召左門曰秩庠者言亦不行歟我且使汝言易行一西喜極號泣而出一西時食五千石命守大津城次年就賜江田三萬石撤舊壙改城膳所有司董役官給其費與平信昌執僧惠瓊于輦下廿四日世子入京師藝侯輝元避西城徙木津邸益馳使者謝罪納降增田長盛遁高野駕駐大津數日諸王

公卿或發使或親來畿甸守令下至豪農富商旁及大祠巨刹主者奉贊爭賀填溢街衢初文祿紀元之冬本願寺主光佐歿于光壽如教嗣季子光昭之母有殊色既寡而見太閤氏獻身以請焉太閤迺繼光壽而立光昭如順及大君東征二人皆如江戶送師石田三成沮之道勒還光壽遂間行而東其歸也三成怒捕之光壽潛匿屢免於是來賀大君慰勞懇至且曰賊之敗亦汝之幸居何為創一寺于本寺東命曰東本願寺禮秩一如本寺曰此原當嗣者安並司其教乃令天下支寺門徒分屬之東西宗於是乎

判焉。逸史氏曰。向宗往日之變。大君漢創艾焉。今乃視之善處之厚。何與。曰。是因創艾而然也。吾聞東宗賴斯慶也。誓以永不離畔。到于今世。有刺血之盟云。蓋大君審知其盤錯之勢。末如之何。故設此策。一則仗公義以分其力。一則樹私恩以結其心。其為天下後世慮也遠矣。且使二宗位鈞體敵。相軋而不相下。則制之之柄常在我。滔天之禍。或可以默銷。易曰。豮豕之牙。吉。蓋亦有似也矣。大君命修伏水城。廿七日至大阪。權居西城。四方賀

者益至。所在黨賊者望風竄匿。涼極宰相高次之保。大津也。馳書於兵部直政。及侍從高知。告義舉。大君在中泉。報書嘉獎。且曰。誅夷在近。努力堅守。高次出城而得報。又聞關原之捷。悔恨不自勝焉。及駕至大阪。遠近輻輳。高次獨不往。命召之。對曰。城守不卒。何顏得見。使者再反。皆固辭。命井伊直政邀曰。子舉事於危難之際。明知無援。而嬰孤城於賊窟。義既烈矣。又能遏賊眾數萬。使之不及事于關原。功亦不少。乃往。大君與之言如初。先是九鬼嘉隆懼罪。與堀內氏喜奔其邑新宮。稚山城主桑山一晴攻新宮。

安房守氏喜
修理亮一晴



下之長門守守隆如大阪為父求哀弗許因池田福島二侯苦請焉允之守隆喜馳人逐之嘉隆就途惶愧不安暴自刺而歿是月豐前太公如水率兵一萬而南或請姑蒞上國聲息如水曰如此將失機會且不免觀望遂出師會豐故侯大友義統入豐應賊義統朝鮮役失侯幽于周及難作賊囑以復舊封厚給遣還以徇九國義統欣然聽命如水聞之貽書曉之弗從既至糾煽新舊據立石後豐兵勢頗張黃築後豐為細川氏別邑距立石七里處守松井興長等告急中津隈本如水轉旆赴援義統侵黃築主人逆戰不利

松井佐渡

既而中津先鋒至戰于石垣原後豐大破之如水尋至將進攻立石義統懼而降後大君放義統于常加藤清正欲伐宇土八白並肥後小西氏及出師聞黃築急分兵赴援自率師繼之會黑田氏報義統就禽乃轉圍宇土如水進攻安岐後豐城主熊谷直陳在大垣叔父外記處守如水起煙樓臨以巨砲火箭又以龜甲車毀壘址鉦鼓聲震地城中大窘或人請焚城為內應如水弗許曰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吾烏利之且縱火多歿傷吾不忍也乃射書城上諭外記以順逆且曰若用命不戮一人外記乃致城奔上國如

逸史

水入城悉祿其士已而外記聞直陳定死投中津亦
祿之如水進傳富木後豐攻之如安岐主人夜出斫營
擊卻之於是城主垣見家純死於大垣有遁歸者軍
吏拘以獻如水故縱入城守將乃降士眾怒其斫營
請正罪如水晒曰我已薄彼彼亦薄我其事相抵功
之最在得地而不殺人悉出其民而祿其士岡後豐侯
秀成中初應大友氏中海之乃出兵伐曰杵後豐侯一
吉田太連戰不決如水赴救喻以順逆一吉自殺餘眾
乃降又伐角牟禮後並豐皆下之於是關原聲問益至
城堡望風歸順南豐悉平

中川修理大夫

太田飛驒守一吉

逸史氏曰爭亂之世唯攻伐是賢以譎詐為茶飯暴
骨原野視以為肉舖魚店獨如水氏俊邁多智慮能
見正道之不迂也乃不納反不殺降堂堂之陣整整
之旅恩威兼行所向無前其功反軼世之以為賢焉
者也遠矣魯頌曰順彼長道屈此群醜如水氏可謂
能順矣

藝侯輝元之東也使其將村上掃部能島内匠等帥
舟師徇豫伺真崎之虛攻之士寇亦競興加藤忠明
為兄嘉明守焉佃一成佐之扞禦不屈一成設奇計
夜襲藝營手斬掃部藝師敗績内匠亦死又擊上寇

内記忠明

佃四郎兵衛

逸史

五年

五十二

裏忠堂

連破之身被三創而廢藝人合土寇復逼城忠明疾戰不決一成歎曰與病而死牀母寧尸於原野平迺裹創而起畢發旄倪張疑兵於山上賊以為大援至氣沮一成乃悉銳衝突大破之逐北至海瀕藝人爭舟而逃轉擊土寇平之海南郡國賴得保全嘉明厚賞一成朝鮮之役一成從軍有功韓人屬目後及元和之役老而益壯云上杉氏時大君之西也欲釋憾於最上氏令直江兼續將兵四萬入羽日盡敵而反最上義光聞之而懼設廿五砦自上山達幡谷兼續拔幡谷義光遣子家親乞師大崎且曰君與我為

近姻又同承內府命今危在旦夕請舍舊怨以策新功弊邑若滅君亦有脣竭齒寒之患願熟圖之初政宗之母義光之姊也以疆場事屢舉兵相伐故云政宗曰謹聽命乃發兵四千助義光親率步騎萬五千繼之兼續既陷幡谷乘勝轉戰奪廿一砦進攻長谷堂義光率精兵二萬救之軍稻荷山大崎兵軍文田長谷地險兼續逼以竹盾募礦工穿地道起吊樓築土山砲礮鼓譟接晝夜聲震林壑城中婦子皆哭守將志村高治隨方捍禦屢出衝突義光政宗又助之殺傷每相當而攻圍滋急兼續又分部四出縱火攻

志村伊豆

上泉正俊

掠取小寨七。景勝益發兵遣中村式部攻上山兼續。使穗村造酒上泉主水助之。守將里見越後覆客城。下獲造酒主水兼續欲先取長谷而併力於上山。下令部署軍中忽相驚曰。上國大事去矣。兼續始懼。會津使者尋至命速班師。一軍失色。兼續曰。聞變潛遁。貽笑也。當示威而後去。乃使行人告情乞戰。詰旦鼓衆齊登。陷羅城。乘風縱火。謀而退。遂焚營。收軍。義光政宗與城兵共追躡。兼續且戰且退。鬪凡二十餘合。以達米澤。羽地兼續之采會津部將所据城寨。義光皆下之。冬十月朔。與平信昌以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僧惠瓊。

兵大夫盛次

勘兵衛吉光或云單名了。

徇京師。斬之。併長束正家等首梟之。三日。大君納毛利輝元降。削其封。藝石雲隱因伯備中備後八國。予周長二國。輝元乃徙治於萩。長令世子秀就為任子。除增田長盛封。尋放之。岩槻。武元和之役。以其子盛次。畔也。賜死。藤堂高虎如郡山。收城守將渡邊吉光等將拒命。吉光婢直有幹略。衆皆推重焉。會長盛予書致城。吉光處置又得宜。高虎以為能。遂祿之。食一萬石。大君發使者收浮田氏封。國人散亂。無復抗者。丹羽長重青木一矩皆坐觀望。反覆國除後。以長重有才畧。其歸順先關原戰也。召而祿之。寬永中。

右衛門大夫延俊

累封食白川與十萬石云越中守忠興憾小野木重
 勝圍其父玄旨也請討之十八日伐福智山丹取之
 重勝自殺木下延俊姬路城主家定第三子以父受
 留務于京畿每代居守及役舉城歸順路梗不通聞
 慶馳至從忠興伐福智山因受封于日出後豐一萬五
 千石十九日世子如大阪薩侯義弘懼討不知所為
 太公龍伯素昵於我大君亦以其強大而僻也病
 於勞師毒民乃聲言大舉航海先令人諷諭龍伯龍
 伯幽義弘馳使乞降許之龍伯大悅將來謝嬰疾不
 果欲使從子忠恒代往先是忠恒殺大夫伊集院幸

右衛門大夫忠棟
晚号幸胤

源二郎久直

侃于伏水邸非其罪也於是其子久直以邑畔其族
 應之境内驛騷忠恒亦不能出焉備侯秀家之逃也
 西至江從騎多道又遇土寇奪刀槍鎧馬與近侍
 二人草行露次匿山民窟室秀家袖裏唯有護身寶
 刀一口聞名捕急將自裁一侍臣止之曰徒死以為
 也請竊還國以為後圖願賜臣以寶刀臣詐告主公
 死以紆逮迹遂詣幕府自首曰秀家度不脫自殺于
 山中微臣火化而收遺骨寡君既為首罪其死不可
 以不白臣分萬死謹以告乃獻寶刀以證焉大君
 允之謂侍臣忠以祿之秀家微服奔大阪聞備已不

守也。率子秀規奔薩會島津氏納降。遂就潛匿焉。初加藤清正之圍宇土也。力戰奪羅城。八白為控。于薩薩發二軍。水陸並進。伐佐敷。肥後加藤氏邑以救宇土。屯水股。肥後西氏邑清正軍人夜捕一卒。清正曰。是必有遺下物。舉火燭之。有一竹杖。清正曰。可矣。剖得城將乞救於八白。書乃募土人齎書如八白。得期覆之。半途遂專力攻城。晝夜不休。城中日窘。及關原之報至。乃射書城上。又捕賊自。上國逃歸者。故逸之。宇土守將小西隼人自殺。致城八白。守將及薩師在水股者聞之。宵遁。黑田如水又率師而北。伐香春。下之。進攻小倉。

壹岐守勝信
豐前守勝永

上膳正統增

城主森勝信迎降。初勝信子勝永東上。隸毛利氏。次南宮山。及敗出降。事平。父子皆坐放焉。勝信尋歿。云如水與清正剋期南徇。筑後初鍋島加賀守直茂以其子勝茂與賊也。懼討。馳使者乞降。且欲以功自贖。於是聞橘左近將監宗茂。還率兵趨柳川。宗茂曰。我已歸順。然侵疆之旅不可不遏矣。出偏師禦諸境。上連戰不決。會黑田加藤二氏皆至。如水喻直茂息戰。清正使宗茂致城。寘諸隈本。善視之。高橋統增同兄宗茂進止。故坐失候。後宗茂如江戶謝罪。大君命食棚倉奧六萬石。召統增祿之。更姓名曰橘直次。元

和中復宗茂封柳川十二萬石直次亦得復三池一
 萬石云鍋島直茂轉攻來目如水清正使人諭城中
 初毛利秀包與如水善其發來目也囑守曰西師脫
 不利四隣必來伐若等力竭則悉殺吾孥死之唯如
 水氏而來受其指揮慎勿與共抗焉於是守將棄城
 載孥奔藝清正又招筑紫廣門降之收其封山下
 後筑
 飲肥城主伊東祐丘之會東征也病卒於大阪及難
 作子祐慶聘還國伐旁近黨賊者克之伊東氏其先
 居豆之伊東因氏焉祐經者寵於源賴朝氏以仇強
 死其子祐宗受任于日向足利氏之時其裔祐堯受

民部大夫祐丘後
 豐後守
 修理大夫祐慶
 左衛門尉祐經
 大和守祐宗幼字
 大房

封于日向國數傳至祐國與島津氏戰而死祐丘
 為其孫又為島津氏所逐流落多年及豐公西征裁
 復五萬石之地於是祐慶謂薩我宿讎斯機可乘雖
 大小弗敵而繼援足恃乃攻宮崎日拔之進伐佐土
 原日奮戰大破之斬獲數百近隣諸城合兵來救又
 擊走之十一月如水清正糾合豐筑肥兵討島津
 氏進兵佐敷清正督前部軍于薩境上祐慶大喜勒
 兵以從如水度薩必降服乃貽書清正故緩師期以
 俟東報薩人亦告情不出既而大君有命班師祐
 慶憮然爾後諸藩疆場終無復事伊東氏至今憾之

其群平每正且相見必先曰勿忘薩仇對曰諾然後
納慶云及甲斐守長政得大封也如水東上賀捷且
拜賜大君慰勞甚至欲奏進爵置湯沐邑于上國
咨諏大政固辭曰已老且病無復意於世兒今受大
藩為榮多矣就享其養足以娛餘生焉初如水為豐
臣氏謀主以見忌蚤告老於是益自恬退列侯士夫
夫日踵其館贈遺紛錯門如市不以為意也尋辭歸
而灌園世子聞而嘆曰留侯果與赤松遊
逸史氏曰百戰百勝兵家所難唯如水氏算無遺策
以平定九國可謂殊勳矣祿爵不辨禮義而受人之

通情唯如水氏前後退然辭遜如怯夫然可以為勞
謙矣記所謂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
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
之於禮義則順治者庶矣蓋如水氏之為人非有才
學聞識也非有賢行茂德也特天資沈勇而有大慮
故所忖度能不失其常見時量勢進退取舍無微倖
之危其於豐公也揣見忌而能避焉於我大君也
畏盛滿而能損焉智矣哉我世子曰以子房者的矣
世或謂如水氏實有爭天下之志特以年已老也厭
多事而不為焉大君慮之亦深為之備舊志遂為

紛紜之說。是野人喜談之。之過爾。既不知時勢。又不

本莊越前

知其多智善。自處也。皆在予所削焉。

伊達氏之歸自山形也。意輕上杉氏。謂渠今方被膽

可以逞矣。乃攻福島。本莊繁長為城主。政宗一戰而

挫。乃謂杉家之驍將悍卒。未易當也。因宣言。雪且淡

退次白石。旬日。又攻湯原。亦敗。乃還南部氏邑。有利

賀。故主主馬忠親作亂。攻花卷。南部侯利直討之。屢

戰。有利忠親退保岩崎。伊達氏挾姦計。喚四近助之

給以糧。芻火藥。利直攻岩崎。旬月。以雪深罷士。侯盛

和賀忠親

親之奔大阪也。因井伊氏謝罪。乞降。還國。歿命。人

君許之。盛親馳赴大阪。初盛親庶兄曰孫郎。郎與藤

堂氏善。左右或言於盛親曰。藤佐州方寵孫郎。若為

其汲引。恐分半封。盛親然之。逼孫自殺。而後發。大

君聞之。大怒。正其罪。國除。廢為庶人。真田安房守昌

幸致城邑。詣行營。俟罪。大君欲處以死。伊豆守信

幸因井伊柳原二子。請末減。二子為言之。大君曰

黃門恐不聽言於世子。世子作色曰。我以上田拒命

愆師期。且以是受譴。取嗤中外。實終天之憾。老革當

斬萬段。借令君命加原有。我將以死。靜卿等勿復言

信。幸聞之。復見三子。稽顙曰。臣父罪大。邦有常刑。臣

不敢復請。臣素知有今日。故上田之役。日夕發使。熟諫。皆不見聽。實式部君所見也。臣既辱眷顧。又知邪正之歸。是以寧負父。不負君。臣之事畢矣。今坐視父死。不能救。罔極之恩。謂之何。伏冀臣父臨刑之日。請先賜臣自盡。讎人之子。而受戮。未為刑之濫。使臣父視臣死。知臣之不終負父。當甘心就刑。臣亦含笑入地。是臣死之時。猶生之日。君之惠也。臣之願也。敢布腹心。康政擊節曰。孝哉。我保房州之命矣。義朝氏當媿於地下。與直政入言之。大君世子皆動容嘆賞。卒滅。死論并幸村放之。高野昌幸居九年而死。云時

唯東陲未平。其餘郡國與賊通者。或降。或死。或就擒。大君與群臣審議其罪。除削流斬悉畢。諸城館主後至者。從寬典。皆復其爵邑。區宇大定。遂論功行賞。改封結城少將秀康于越前。六十七萬石。舊封結城十一萬石下野守忠吉于尾。廿四萬石。舊封武之忍十萬石筑前中納言秀秋于備前。作五十萬石。舊三十三萬石京極宰相高次于若丸。九萬石。舊封大津六萬石京極侍從高知于丹後。十二萬石。舊封信之飯八萬石清洲侍從正則于藝備後。五十萬石。舊廿萬石吉田侍從輝政于播磨。五十二萬石。舊廿萬石丹後侍從忠興于豐前。四十萬石。舊十二萬石及前歲所淺益豐後黃築五萬石

○五年

○六十

野左京大夫幸長于紀三十七萬石舊封甲掘尾帶

刀吉晴于雲隱廿四萬石舊封遠之濱松十一萬石及前歲所益越前府中五

石黑田甲斐守長政于筑前五十二萬石舊封豐前中津廿五

石田中兵部大輔吉政于筑後三十萬石舊封參之岡崎十萬

石山內對馬守一豐于土廿萬石舊封遠之掛川六萬石中村

伯耆守忠一于因伯二十四萬石舊封駿府十有馬

玄蕃頭豐氏于丹之福智山八萬石舊封遠之橫須賀三萬五千石

加藤主計頭清正就封肥後七十二萬石舊封肥後熊本三十萬

石伐小西氏所得邑十五萬石益加賀中納言利長以能併舊封賀

越中為百有九萬石能為其弟利政舊封是歲所除益加藤左馬助

嘉明以松山併舊封真崎並豫為廿二萬石舊十益藤

堂佐渡守高虎以大洲併舊封今張並豫為廿萬石舊八

萬餘並有差於是津河泉三國及四外郡邑為大

阪統下凡六十餘萬石其界府尼崎等要地置吏建

侯以管轄之又定群臣賞改封并伊直政于江之佐

和十八萬石舊上毛其輪十二萬石本多忠勝于勢之桑名十

二萬石舊上總緒瀧十萬石以其舊邑上總大北五萬石予其

次子忠朝酒井家次上毛高崎七萬石舊上毛稚興永三萬石

平信昌濃之加納六萬石舊上毛宮崎二萬石石川康通大垣

五萬石舊上毛鳴渡三萬石餘亦並有差大君乃令世子入

朝告武成十二月天皇廢皇太子良仁立皇

子政仁為皇太子政仁居嫡而有寵母近衛公良

仁庶長而無威母中山亞初豐臣太閤與菊亭右府

晴季謀儲貳固請立良仁以其私也天皇弗擇

於是咨之大君大君對曰臣聞之舍庶立嫡禮也

且知子莫如父事宜由宸斷臣亦有數子不得不

自擇也天皇大悅遂有是命紅毛夷至界府始

通互市也大君嘗言人不可以不知道矣應仁以

還君臣相虐父子相賊天下貿貿然唯利之視皆坐

不知道也苟欲知道舍書奚適上人者使天下不乏

書是仁政之基矣於是命有司揀周易家語貞觀政

要武學七書等未經翻刻者梓以行世

逸史氏曰善夫大君當國家草創百事倥傯之日

慨然已志於右文之治元和止戈之後儒教大闡卓

越于前代者蓋有自來也矣抑承平十有三紀于今

唯元祿享保間易四書普救方六喻衍義等二三官

刻為得其遺意其他概乎亾聞焉噫嘻繼述亦有不

易與

逸史氏又概論關原之役曰大哉役也一舉而天下

定矣嗚呼其成敗之數則斷可識矣周易有之在師

不正吉也者戰必克之謂无咎也者事合義之謂我
 大君爵齒之隆德望之盛其為丈人也大矣以之禁
 亂誅暴又何凶咎之有自東征之初節制得宜摠攬
 群傑若臂使指號令嚴明以至大捷之日秋毫不犯
 則其之臨坤上兌下也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律之臧
 吉可知也彼狡焉啓兵端不得已而應之則其坎坎下坤上也也曰田有禽利執之牧民者豈容袖手觀鹿
 豕之傷稼乎哉既取鯨鯢不究罪於孤兒寡婦威惠
 並行天使郊勞得以懷萬邦焉則其坤坤上坤下也

曰在師中吉王錫命論功封拜而善人是富則其
 蒙艮上坎下也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猗與盛矣哉
 賊黨以毛利氏之孱懦為盟主以石田氏之姦回不
 仁為首謀疆圉重藩皆不肯屈下狐裘蒙戎發言盈
 庭加之觀望在前反側在後其所恃者獨戎籍十餘
 萬之數而已矣豈不殆哉是所謂否臧之凶而又為
 其升坤上巽下也曰師或輿尸凶匪中匪正志剛而才
 弱是以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若三成以卑位主兵
 權其為輿尸之弟子也的矣或曰輿眾也尸主也倚
 任不專眾人主之覆敗必矣西師皆犯此忌雖多亦

奚以爲抑乎也。竊有異也。勝敗兵家之常。而西師曉練軍事者。不乏其人。是行曷以料勝而不料敗也。志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城濮之役。狐偃有言曰。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可謂善籌矣。是爲其解。☳☵ 坎下。曰。師左次。无咎。知不可克。完師以退。揣分得其宜也。故无咎。西人苟有見于此。一戰不利。知難而退乎。大阪金湯。加以河山之固。尚足恃焉。累戰之餘。勢窮力竭。然後以身殉之。未晚也。大垣盈庭之言。初不聞隻辭。及此平原。衡陳孤注一擲。勢不可復。左次至於大敗塗地。倉黃奔竄。以公侯

之貴。單身窘躓。如帶箭之麋。卒以就虜。永爲世之笑。慘悲大顧予也。之談及于此。豈敢爲賊惜。其失計哉。特潛心於聖人設卦係辭之妙。如此乃彈指於居亂世。衽金革而昧於兵機之如彼云爾。

六年辛丑春正月。大君見孺子無之如初。畿甸益帖然。二月大崎侯政宗興師侵會津。七日焚其鄙。本莊繁長擊走之。三月大君徙于伏水。修城功竣也。詔陞豐臣秀賴從二位大納言。我世子亦陞從二位大納言。伊達氏復攻福島。亦爲繁長所挫。轉濟逢隈河。攻梁川。守將須田長義設四伏。與佐竹氏援將車

大炊介長義

猛虎合兵接戰擠諸河斬獲數百伊達氏走保白石
山東大疫夏四月伊達氏分兵備梁川復赴福島繁
長距之松川毋累勝不設備十皆羅雀而飲廿五日
伊達氏乘曉霧濟川大破之繁長遁入福島士皆委
棄鎧仗政宗追尾多獲首虜須田長義聞之復與猛
虎濟逢隈河破其守禦兵遂擊其後悉奪資糧帷幕
福島出兵應之政宗懼奔信夫山會上杉景勝帥師
而至政宗大駭使眾以其旗退自正路繁長長義等
追躡大破之殪屍塞路政宗與十餘騎間道奔白石
遂罷還世子至自京師佐竹義宣抵品川候伺謝罪

不許遂如伏水謝焉大君弗聽曰乘機舉兵爭衡
於天下豪傑之常不足深咎但彼持兩端觀成敗而
去就特可鄙矣故予憎之軼會津義宣大恐蒞罪
于邸先是南部利直再伐和賀忠親于岩崎攻圍累
旬忠親益困伊達氏出兵援之利直擊卻之於是放
火箭燔城忠親出已而或謂忠親之反伊達氏誘
之也利直具狀而愬政宗懼誘殺忠親以絕口五月
大君命增洛邑四外供御之田及朝士之采以田萬
石給豐國廟三千石給叡山遂定祠廟寺院之田以
加藤正次板倉勝重為所司正次尋坐事免勝重專

之是時。時亂新平。眾心未一。畿甸。故常動藉。日於豐家。未安東政。施舍。而是職上。自宮闈。下至公卿百官。公私事務。皆就取辦。時又未置輦下。理官。故四民之賦役。鬪訟。市井之禁。令寇盜之詰誅。旁至神戶。佛宇之控訴。請求。舉領於一官。勝重奉。上御下。孚誠條達。威和並行。雖萬緒叢委。而雍容處之。裁決如流。府無滯案。獄無淹囚。貴賤拭目推服。新政勝重幼歸。淨屠及還家。蚤從吏事故。居亂世。未嘗擐甲。臨陳而功。或出於武臣之右。在職二十載。大君傾心信任。焉云結城少將秀康。遷參議。是月始之。國命修北莊。舊

蒲生飛驒守秀行

庸止綱紀。撫士臣簡。才能課農桑。省賦斂。徠商旅。恩威並行。境內悅服。上杉氏自亂。既平也。大懼屢因。宰相秀康謝罪。於是。大君納降。使人徵西上。景勝答曰。死生唯命。遂治行。諸臣諫止。弗聽。曰。寡人已一負。豈可再負哉。秋七月。至伏水。八月。大君命削會津。百三十萬石。食米澤三十萬石。徙鬱宮。侯秀行。十會津。食六十萬石。大君憎伊達氏。違密命。數與會津戰。且連敗張敵也。聞其右南部。叛入益。弗憚。乃傳宋章之約。割上杉。舊封十二郡。予之。以酬其勞。併食六十二萬石。增最上。義光。掘秀治。封他慶讓。並有差。獨

龜戶 卷之八 〇六年 〇六十六 裏惠堂

直江山城守

利常賀侯利長弟
利長無子取爲嗣
相模守忠隣

舍佐竹氏未問焉命義光秀治帥南部戶澤本堂村上溝口等伐會津諸城拒命者悉平之本多正信請曰上杉雖得赦宥而其老兼續罪亞石賊願正典刑以懲將來大君曰否人各爲其主何預賊謀者奚翅兼續今如戮之列國巨室必多不自安者且示陞於四方也知其罪而宥之是與天下更始爾未爲失刑汝其體此意正信俯伏曰江海之量非愚臣所能測也臣謹宣揚德意矣明恩如茲海內孰不感戴攬淚而出初大君召加賀任子利常冠焉遣之世子遂結昏於利常九月令大窪忠隣送幼女于賀儀如

成人山 大君復召藤原肅肅淡衣入見講讀經史時浮屠靈三承兌等亦屢進見動列席次承兌不悅肅棄佛爲儒謂之曰以子之才棄真還俗我惜之答曰自佛言之有真諦俗諦自儒觀之人世皆真未聞呼君子爲俗矣承兌語塞靈三承兌又嘗謂肅曰子之博洽多才今修明聘安以子充使子亦無不利答曰公等欲利乎則自爲之我非爲利者肅夙尚嘉遊又不樂與此輩伍乃謝病而退淡自韜晦而生徒益進公卿侯伯往往親執弟子禮初石田三成聞其名聘之固辭不就次年三成敗後紀侯幸長厚禮招之因

屢遊紀亦終不受祿以元和偃武後四年卒年五十
有九時聲聞益隆大臣列侯交薦大君亦素敬信
之方議聘禮而會卒舉世惜之有子名冬其門人林
信勝那波方菅玄同堀正意宅凶羊松永遐年等
尤著見遺稿有惺窩文集八卷行于世天子賜
以御製序云冬十一月大君還江戶遂狩于忍
大君令世子居正衙自徙西城閏月江戶火十二月
大君狩于巖築初大君權置關東奉行以揆度庶
政令本多佐渡守正信內藤修理亮清成爲之於是
以青山播磨守忠成副之皆稱職是歲命修京師銅

林信勝字子信号
羅山稱又三郎後
道春
那波方字道圓号
活所稱信古
菅玄同字子德号
得齋
堀正意字敬夫号
杏菴
三宅凶羊号寄齋
或曰名島凶羊其
字也
松永遐年字昌二

銅駝坊即二條街

駝坊第賦役西諸侯亦有內外煤濠樓櫓人守之設
故世呼曰二條城安南呂宋東浦塞人貢初朝廷以
大君既致太平欲有征夷之拜屢諭其旨大君謙
讓不敢當至是一世皆異其晚列侯群臣交勸之
大君曰殊拜未爲晚矣今天下新定勞徠方急且功
臣諸侯多徙封者庶事倥偬士民未安集即聞殊拜
則四海駿奔其勞甚矣朝旨雖切乎化年當揣方面
受耳以己之榮遽役天下我不忍也聞者感服不
能力請焉
逸史氏曰泰平功成隨膺殊拜固其所矣孰能遷延

逸史卷之九

之於歲月之外邪。在昔織田氏之不受殊拜。實以禍亂未定。愧乎室町虛號。亦其宜也。若豐臣氏則鴻業未半。以威力排朝議。強取關白。暴戾甚矣。唯我大

君恭謙之美。獨如此。實為千古無比。猗與盛矣哉。

逸史卷之九

刻印... 西... 內... 人...

